

Y751
06

银州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发行)



政协铁岭市银州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政协铁岭市银州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谢东平

佟庆祥

副主任：廖宪斌

林秀芳

委员：黄永捷 贾超然 徐天欣

李盛林 张 明 卢晓明

封面设计：黄永捷
金石刻印：

封面题写：张效云

铁岭县印刷厂1987年12月印刷

册数：1,000 工本费1.50

目 录

深沉的怀念

· 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参加者

张含光而作 任光伟 (1)

我和我的爆炸队

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 于九成 (12)

记我的父亲方永蒸二三事 [美] 方兆骥 (31)

我所见到的方永蒸先生 姚公虞 (35)

徐悲鸿先生印象记 羦 禹 (41)

当代诗人·古典文学家

· 记李世刚 (李落) 教授 卢 骞 (47)

铁岭清乐茶园 徐天欣 (53)

铁岭清末民国劳动教养史况 王道林 (59)

日伪统治时期铁岭的金融

及商业概况 曾哉甫等口述 林秀帆整理 (69)

伪满青年训练所简介 刘兴治 (75)

- 《铁岭新生报》刊行经过……………丁焕文（78）
建国以前东北的大学教育概况……………姚公虞（80）
- 光荣的一面
- 铁岭高中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李盛青（97）
银州区医院发展概貌……………袁进清（100）
怀念傅颖宾大夫……………汪韶彬（103）
银州宗教之今昔……………张云腾（110）
铁岭清真寺……………伊斯兰教协会（119）
爱国爱教的迦波法师……………秀 楚（126）
铁岭独特风味
- 李记坛肉……………李殿甲口述 林秀帆整理（138）

深沉的怀念

——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参加者张含光而作

任光伟



张含光遗像

祖母张含光，由一个城市贫民中的柔弱女子，成长为驰骋俄国的坚强战士，并得到伟大列宁的亲切召见，这不只是她本人之荣幸，也是哺育她生长的银州大地之光荣。我少年时一直跟随祖母左右，青壮年时历经坎坷又曾深受她的爱抚与教导，仅就平素耳闻目睹将她的革命经历追述如下。

银州儿女情

张家祖籍山东海洋县张家集，其曾祖父幼年时随高曾祖父由家乡逃荒至铁岭银州镇，那大约是嘉庆初时的事了。

老张家祖传的看家本领是修庙，既能抓泥像，又能绘壁画，还是出色的软雕工。这一手艺到银州后下传四代，直至张含光的父亲张海武。嘉、道、咸、同年间张家的泥塑手艺远近驰名，直至光绪年间龙首山之慈清、祖越二寺之泥像以

及廊前之软木雕刻大多出自张家之手。光绪中叶以后，国事日艰，辽北地区水、旱、兵变不断。修庙风习日渐衰落，老张也只好到银州工夫市靠打泥水短工为生。

张魁武娶新典铺农家女黄氏为妻，婚后生三男一女，长子张海山幼年随父学软雕手艺，但大半生在大石店中当斗匠，人称张志斗。次子张海峰幼读私塾，又学会日文、俄文，后随妹夫任辅臣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归国后避居哈尔滨不知所终，三子少年夭折。一八八四年农历九月初六日黄氏生了张家唯一的女儿张含光。

这时，张家的生活已相当困难，为维持生计，当她下生的第七天母亲就起早贪黑的生绿豆芽，然后去小桥子卖钱以添补家用。由于新产后被冷水渍了手，后来十指不能伸直。尽管张家生活日艰，但老俩口对小女儿还是非常娇惯的，视作掌上明珠。

当她七岁时，老张喝了儿盅酒，在工夫市上与任辅臣之父任有德相遇，谈得投机就进小酒馆喝上几盅心暖耳热之际，竟冒然为彼此年幼的儿女订了亲。张黄氏埋怨丈夫这一唐突的行动。没想到这个亲事的定立，却决定了张含光后来的人生道路。

一九〇〇年为抗击沙俄的侵略，铁岭城乡，掀起了义和拳运动，其后张家老夫妻考虑到时局动荡，因而与任有德商议，于次年八月把正在奉天巡警传习所读书的女婿任辅臣召回银州，匆匆举行了婚礼。

关于酒后给儿子订亲事，有德归家后也颇感懊恼，但老伴任吴氏却不以为然，她讲：“这不妨事，女儿出門子就是泼出门的水，全靠公婆和小子管教，只要不癩不痴剩下的都

好办”。果真，在张含光过门不久，她不小心打坏了结婚时佩戴的耳环，受到了婆婆的责备，她竟倒在炕上不吃不喝地哭了两天，公公出于心疼只好托人把她护送回娘家，任吴氏生气不过，让人连夜骑快马把任辅臣叫回铁岭，任家掀起了一场风波。

第二天任辅臣驯服地雇了一辆小车子把妻子接回婆家，归家后任吴氏又大发雷霆，逼着儿子管教妻子，任辅臣未能遵命，只是以耐心的沉默回答了母亲。

夜深人静后，任辅臣体贴地对妻子说：“人家西方讲男女平等，就是说男子和女子都一样，丈夫不行欺侮妻子，公婆不许虐待媳妇，咱们中国很快也会这样，你们女子要自立就得硬朗起来，今后遇事要有个主张，不要动不动就哭天抹泪的，总得有个大人的样子”。张含光第一次体会到夫妻间的温暖。

次年任辅臣毕业随师增韫赴新民警署任职，不久将张含光接往任所。增韫是一位比较开明的地方长官，在新民知府任内办起了平民劝学所，还提倡女子入学读书。在丈夫的劝导下，张含光第一个报名，为了表彰她的模范行为，增韫在府衙设宴奖励了头三名带头入学的女士。夜校仅办了一年半，由于她的勤奋，离校时已能看书写信。

怯卒非战士

一九〇七年任辅臣去哈尔滨中东铁路护路军司令部军官学堂任教。不久张含光亦携子女赴哈。她当即发现丈夫与学堂及铁路上的俄国青年教官交往甚密，还常同他们去三十六棚铁路工厂与工人开会至深夜。从他们时常流露出的紧张神

情看，似乎有一定的危险性。果真，在他们组织了一次“五·一”游行后不久，就听说与丈夫交往甚密的一些青年军官被霍尔瓦特逮捕了。她越发为丈夫的安全担心。几次询问，丈夫总是悄声的对她说：“我干的是一件为天下穷人能出头露面的大事情，细情总有一天会告诉你，可眼下还不到时候”。

不久就发生了沙俄霍尔瓦特集团勾引“胡子”，在道外枪伤任辅臣的事件，她得知消息时丈夫已被送进铁路医院软禁了，在护路学堂中国教官裴相臣、孙冠三的疏通下，五天后她获得了探视的机会，一见到身负重伤的丈夫，她就痛哭起来，没想到任辅臣却勃然大怒，大声地对她说：“我还没死！你就有哭天抹泪的本领！”接着他却用命令的口气对她说：“你回家连夜赶制一身白大挂，明天十二点带来见我！”就这样第二天中午趁俄国护士吃饭之机，她穿上特制的白大挂，装成护士，背起丈夫混出了医院。逃出虎口的当天夜里，任辅臣告诉她，他已加入了为天下受苦人争权利争名位的党（布尔什维克）并决心为这一件大事奋斗终生。她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件大事的全部意义，但她相信丈夫，只要他认定的大事，一定完全正确。

他们全家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秘密逃到齐齐哈尔。任辅臣经奉天巡警传习所老同学的推荐，出任巡警署巡逻队长。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沙俄政府趁我国内多事，对我边界进行无所顾忌的蚕食。任辅臣及其巡逻马队则是受命于我方勘界代表宋小濂，对我呼伦贝尔边界进行常年巡逻。次年俄国反动当局以任辅臣藏匿革命党逃犯为由，让中国当局交出人犯，并对任辅臣进行引渡，中方惹不起沙俄只好把任辅臣投

入监狱。在生死关头上，张含光坚定的以丈夫为榜样，她不再流泪而是利用探监的机会与丈夫共同制定营救方案。经过她的多方努力，最后终于在宋小濂帮助下把丈夫营救出狱。

经过几场火与血、生与死的考验，她开始成熟起来，到东宁县后，她不只同丈夫一起越过中俄边界掩护丈夫的革命活动，还曾秘密的分发过宣传品。

凌 云 烟 国 志

一九一四年秋，接到丈夫来信，她不避关山险阻由铁岭老家赶赴沙俄别尔穆省。出于强烈的求知欲望，一到俄国就找了一位俄国教师与孩子们一起学习俄语，年余她已学会了生活会话并粗通文字。

到俄国后她已不只是任辅臣的家属，而是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她经常深入到华工中去，关心他们的食宿冷暖。矿区、伐木场蔬菜奇缺，入春后她就亲自带人去山里采摘野菜。发现了山葱、山韭菜、山蕨菜、山白菜及山胡萝卜等。为了保证安全，每发现新的一种野菜她总是抢先尝，感到没有危险时再推广给大家。山里也有丰富的草药，她利用童年从舅舅那里学来的药材知识，组织人们采集。华工的劳动条件极坏，伤亡事故不断发生，她又从华工中物色了几位在国内当过剃头匠的（当时国内的剃头师傅大多会治跌打损伤）组成一个小组。巡迴于木场、矿区为华工治病、治伤，有些病重伤重的她还接到城里，自己出钱为他们医治伤病，并亲自端汤熬药，不到一年在华工中她已有了很高的威信。

在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领导帮助下，一九一六年任辅臣

秘密的组织了石棉矿罢工，为取缔非人待遇改善劳动条件的总罢工。罢工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任辅臣支持罢工的行为却被俄国官方发觉，不久又把他软禁起来，为了解救丈夫，张含光在几天之内，联络了八家华侨商人作为铺保，并用两麻袋卢布买通了各个关节把他救了出来，接着在她的倡议下，任辅臣与这八位华侨商人结拜为兄弟，后来这些华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援了他们的革命活动。

一九一七年她同丈夫一起参加了十月革命，亲自协助任辅臣组建部队。有些营、连长，比如象沉着冷静、足智多谋的中国团第一营营长张清斋，以及战斗最英勇，后来在斯维尔得洛夫斯克桥头战争壮烈牺牲的第二营营长桑来朝都是她帮助组织选定的。为了表示她对革命的忠贞，她还从国内动员了她自己的三位哥哥一起参加了十月革命。

当中国团组建后，她被任命为红军第二十九狙击师中国团后方办事处主任，次年该团被授名为红鹰团后，她仍沿用这一职称。所谓的后方办事处并不离前方很远，如队伍驻扎在城镇，前后方就是统一的，要部队离开城镇作战，前后方就是分开的。后方办事处的任务包括安顿家属、调拨给养、伤员处置、新兵召募。而重伤员的转远，新兵作短期训练后要送上前线是最麻烦的事，每次为联系几个车皮她就要奔忙几天几夜。后方办事处总计不到一百名官兵，这么许多事在她的运筹下却能处理得井井有条。

一九一八年冬，由于国际上帝国主义的支持，东部战争在捷克残匪的配合下高尔察克匪帮气焰十分嚣张，红军被迫

节节后退，坚持在第一线上的红鹰团已处于与敌人作殊死战斗的紧急关头。任辅臣牺牲前的二十多天，他利用战斗空隙，回到办事处停留一夜，这次小聚，彼此都已意识到很可能是最最后一次相见。任辅臣把自己的全部证件交给了妻子，并将十月革命开始时，军队赠送给他的一只金壳怀表，解了下来留给了妻子，这一切都是在肃穆的气氛中进行的，谁也没有流泪，也没有叹息。

当任辅臣归来的晚上，张含光饲养的一对家鹅就奇怪的飞了一只；第二天凌晨在冰天雪地中，张含光送丈夫出征的雪橇不巧又突然翻倒。跟随他俩多年的工人战士陈文友等一致认为这些是出师不利的征兆，坚决要求团长等雪停了再走。张含光望了望丈夫严肃的面容，会意地爬上了雪橇，毅然地命令车夫继续前进，送团长上站。任辅臣紧紧的搂住了妻子，激动地说：“我一切都放心了！”

任辅臣牺牲的消息，最早是由从前方生还的一个卫士口中得知的。噩耗传来，她悲痛地昏厥过去。接着溃散的战士陆续归来，清点人数前后方加起来已不足三百人。

死节从来岂顾勋

经历了一场生死的决战，生还的战士已经疲惫不堪了，但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烁出复仇的火焰。一天他们自动的集合在张含光的面前，异口同声地要拥戴任辅臣烈士的遗孤十二岁的任栋梁为团长，重整旗鼓杀向疆场为老团长报仇雪恨。

张含光身穿黑袍孝服，严肃地走到战士中间，抚摸着被子弹洞穿，硝烟气味尚未散尽的军装沉痛地说：“杀父夺夫的血海深仇，我们母子终生难忘，谢谢同志们对我们的

信任！可我们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队伍，这个队伍由谁来掌管要请示军部，请示亲爱的列宁同志，这是纪律”。

她连夜召开生还的连、排干部会，进行说服，经过耐心的工作，大家同意由李子恒出面重新整建中国团，并把这个决定让翻译王芝圃写成书面报告，电告第三军军部并转呈布尔什维克中央。

一九一九年春，她收到军部转来的党中央的命令，让她把整编的队伍交由她推荐的李子恒领导，并让李子恒派出一个排（二十二人）由铁路护送张含光及其子女至莫斯科。

张含光到莫斯科不久，曾荣幸的得到了列宁同志的亲切召见（注一）。

一九二一年在布尔什维克中央的直接关怀下，挂专车由苏联军队护送她带领子女离开莫斯科归国。行前，苏联埃政府曾给她和子女很大一笔抚恤金，因为当时国内尚不承认革命政权发行的卢布，只好委托中国商团在莫斯科的领事朱子崑，由他兑换成法郎汇回国，使她归国后由哈尔滨犹太银行支付。

由于东部战线的战事尚未能最后平息，列车走了一个月方抵满州里。这时已是初冬季节，她面对祖国思绪万千，背后是自己与丈夫以及无数中国兄弟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红色土地，而前面是自己寻求归宿的残破祖国，她的归宿又是什么呢？可能当她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会有被逮捕甚至杀头的危险，前途茫茫……。她忍痛地把丈夫遗留给她的全部证件用油纸包好，装入一个小铁桶内并把桶口用烛油封好，埋在了国境线的俄国一侧，含泪告别了已故的亲人和为之战斗过的土地。

回到哈尔滨后，她曾去找朱子桥领取由法郎兑换的抚恤金，朱不但不给，反而以前几年哈尔滨有关当局对任辅臣、张含光的通缉令相威胁，并声称要把她们归国的事报告警察署，无奈张含光只好忍气呴声带领子女回到铁岭老家。

张含光归国后，立即担起赡养公婆的责任。其实，丈夫毕生从事革命活动，从未有购置家业的念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她由苏携带回的一点手饰，不久也变卖一空。她上要侍奉公婆，下要供子女读书，只好靠为人洗衣、缝穷度日。有几位归国的中国团的战士曾明确提出要接济她，为不连累同志，被她断然拒绝了。尽管这样，在清晨推门启户时，还发现过窗上挂有用小布袋装的大洋或倚在房门上成袋的高粱米，都是好心同志夜半爬墙送进来的。

经过十年的苦斗，她安葬了任辅臣烈士的双亲，并将子女哺育成人。除长女外，儿子与小女儿一为哈尔滨工大，一为哈尔滨法政学院的毕业生。

为了不作亡国奴，“九·一八”后不久，她把儿子叫到身边对他讲：“你爸在世时曾说过，一旦苏联革命成功即回国从事中国的革命事业。他生前选择的根据地就是新疆，因而为了继承你爸的遗志我决定全家奔赴新疆。”到新疆后不久她就让自己小女儿任琳琳参加了革命，并支持儿子参加党在新疆的组织反帝同盟会工作。一九四一年其子任栋梁以“企图组织苏维埃，推翻盛世才政权”的四·一二”案件为罪名与马明芳等同志被盛世才逮捕入狱后，她与儿媳宋奉勤又茹苦含辛承担起抚养孙辈两女三男的任务。

还说什么呢，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经历了两场震撼世界的革命风暴，她投身其中为之付出了她所能付出的一

切，可是从没有想到要获取任何代价，难道不正是中国劳动妇女美德之所在么。

一九五八年春节，周恩来总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任辅臣的夫人张含光尚健在，非常高兴，他说：“任辅臣同志早在十月革命就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他是我们的先烈，他的革命业绩，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并立即请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同志与张含光及其家属取得联系。提出给予张含光以终生奉养的生活待遇。当把这个消息告之她时，两行滚滚热泪流过了老人的面颊。这是自一九一八年后张含光第一次落泪。但她坚决拒绝了党和国家给予她的特殊待遇，她激动地说：“请转告总理我没有任何需求，祖国解放了，我对一切全满意了”！

一九六六年，在无数先烈用鲜血浇灌过的神圣国土上，爆发了一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张含光家庭也无一幸免，儿子、女儿、女婿被抓进“牛棚”。北京的家除了老人的房间外全部被抄，老人对发生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说，当红卫兵下乡插队开始后，她把留在自己身边的唯一亲人第四个孙子，送到内蒙去落户，老人一针一线亲自为他缝补换洗的衣物，还亲自为他打好了背包，临行时老人在萧瑟的秋风中送了很远很远，她和我们的祖国一样在默默地承受着这场灾难。这时她照样早早起床、打扫院子、外出买菜，晚饭后照样外出散步一小时，和从前一样，安祥而平静，但每到深夜，她总是拿出珍藏的放大镜翻看着全天的报纸。

曾一连三年未能见到自己的大儿子，家人怕她担心，总是和她讲，因为运动忙抽不出空儿回家，老人总是默默地听着，既使偶尔问几句，也只是问身体如何？气色可

好？头发白了没有？直到一九七一年春节有人归家不小心说走了嘴，谈出了我父亲被管制无法回家，老人方苦笑了一下讲：“我是怕你们为我担心，这些年来我才既不打听也不问的，其实我都知道，明摆着我们全民族都在受难，我们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么些年来我们无产者的血流成了河，我是老了，可我永远相信这些血总不会白流的，这是眼前的灾难，你回去告诉你父亲一句话：‘坚持’！就说我说的坚持就能看到胜利”！

老人预见了胜利的曙光，遗憾的是未能亲眼见到人民的胜利。一九七四年张含光生病，被当时总理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及统战部长童小鹏得知后，曾派人到家探视，病重后于一九七五年初又派人来护送至北京医院特护，终因贫血及营养严重不良，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一日上午十时九分病逝。¹当时正是“四人帮”最猖獗的黑暗时期，但是也不得不由北京市革委会统战组出面，把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子、孙和主要亲属请回北京，于五月二十日在八宝山举行了“十月革命红军战士、任辅臣烈士家属张含光老人追悼会”（今天看这个名衔是不够确切的），遗体火化后，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注一）关于这次召见的细节国内报刊有许多文章介绍，故从略。

责任编辑 廖宪斌

我和我的爆炸队

——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

于九成

（编者按：于九成同志于四十年代被誉为胶东“爆炸大王”屡立战功，多次受奖。现根据本人的回忆加以整理。于九成原为银州区人大常委会驻会专职常委）

打游击 学爆炸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投降不抵抗，节节败退，不到一个月就放弃了北京、天津，不久又放弃了察哈尔和绥远两省。到一九三八年三月，仅仅半年多的时间，敌人强占了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祖国大好山河先后陷落。

中国共产党在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面抗战。一九三八年八月八路军三万人以朱德为总指挥，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加上新四军一万二千人共四万多人开赴前线作战，同时深入敌后，开始创立了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秋，我山东纵队，发展为九个支队，在胶东黄县、蓬莱、掖县创立了游击根据地。我的原籍是山东，我的家乡是胶东军区海阳县，是一个游击区。

一九三九年，徐向前同志被中共中央派往山东带一一五师，发展游击战争，任第一纵队总司令，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领导指挥整个华北地区的战斗。

我有两个叔伯兄，大兄于九民、二兄于九德，他们兄弟俩是三七、三八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于九民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于九德是组织委员，他俩同其他地下工作者经常秘密地给劳苦大众讲革命道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批驳国民党反宣传。使村民提高了政治觉悟，投身闹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的斗争。建立了基层政权，接着一九三九年冬，我村成立了民兵组织。

我十九岁就担任联防行政村的民兵连长，村民兵队长，同时担任游击小组组长即村的地下公安。以后改为九个村的联防。民兵连、游击小组的任务除了侦察敌情外，就是除奸、防止“抗八”小组的破坏。平时劳武结合，加强操练。练射击，练爆破。

白天上山干活，每人带一个粪筐，见粪拾粪，有时春天挖些山菜好充饥，秋天锄些杂草好积肥；经常筐里备三、五个手榴弹以防敌人；下冰雹还可以用来保护脑袋，总之，一物多用，何乐而不为！

凡发现敌情，近处吹号；远处，就在山头上立一棵小树，观察小树倒的方向，来断定敌人来的方向，又以树上挂水桶表明是日本鬼子，挂粪筐表明是国民党兵。

民兵主要的战斗任务是在游击区，开展地雷战和爆炸战，每一个联防民兵连，都有指定的防线和边界，对敌人实行封锁，埋设地雷。地雷种类有：手雷，是